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现状与变革

——基于55所院校本科培养方案的内容分析

周茂君 郭 斌

摘要:媒介行业的数字革命推动新闻学教育变革,“新文科”和《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进一步为其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和政策支持,讨论新闻学教育改革的文章亦不胜枚举,但是仍缺乏对于具体课程体系改革的探讨。立足55所新闻传播院校的培养方案,从具体课程设置出发,探讨各类课程设置与占比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发现现有课程体系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脱节,部分非新闻核心课程与老旧重复课程占据了学分空间,制约了新闻学课程的改革。因此,新闻学改革的第一步应是释放学分空间,然后发挥新闻学的融合优势,实现交叉学科课程再造,最后保持课程内容时刻与最新的社会前沿接轨,才能为新闻业界输送与时俱进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新闻学教育;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6-0020-13

项目基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度专项重点课题(JXD05);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武汉大学教学研究项目(BY-1)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打破了不同媒介形态的区隔,重塑新闻行业,推动新旧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平台型媒体企业飞速发展,以“信息传递”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传统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时代转向以多种媒体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公共传播时代^[1]。2018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以下简称《卓越新闻人才计划2.0》),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中,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给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把新闻学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更给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供了路径指引和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历经百年沧桑的新闻学专业教育处于时代巨变的“十字路口”。培养方案是新闻传播院校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学科教育理念的直观呈现,是对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详细诠释。有鉴于此,笔者收集了前四次学科评估排名靠前的55所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本科培养方案,并以之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以期厘清我国高校新闻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现状,找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021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着眼于培养学生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推动建设跨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专业课程体系^[2]。《通知》要求高校要充分认识到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而新闻学专业作为培养当代中国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力军的

摇篮,自然也站在了“新文科”改革的最前沿。

(一)对“新文科”的理解及讨论

首先从词源上理解“新文科”,它是有西方学理渊源的概念,对应词是 new liberal arts^[3],它是相对于 liberal arts 而言的。对 liberal arts 的认识可上溯古希腊,art 在拉丁语中为“ars”,是从印欧语系中的“ar”派生而出,有“合适”与“恰当”之意,liberal arts 可以理解为恰当组合在一起的“整体”^[4]。liberal arts 在最初所指的即为“希腊通识七艺”,即以单词为基础的 trivium(语法、逻辑、修辞)和以数字为基础的 quadrivium(算术、几何、天文、音乐)^[5]。它与今天的中文“文科”并不是完全对应,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它是一个教育概念,旨在全面发展高中学生投身研究生学习或工作所需要的习惯、知识、鉴赏力和其他能力^[6]。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发展。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让科学融入 liberal arts 教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且 Sloan 基金会提供了具体的改革思路:把应用数学、计算机技能以及技术常识看成 new liberal arts 的核心内容^[3]。之后,Hiram 文理学院从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进行 new liberal arts 的实践,其主要思想是从学生本位出发,打破专业课程的限制、课堂内外的限制,以学生的生涯规划为核心对课程进行重组,打造更实用、更具有实践价值的课程体系^[7]。

其次,从中国语境理解“新文科”的提出。根据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内容,“新文科”建设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迫切要求。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而“新文科”建设正是为中国发展提供文化文明力量的“开源行动”。“新文科”建设的任务就是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从以上分析可见,根植于中华大地上的“新文科”有其特殊性:一是由政府主导,属于国家战略;二是依托中华文化,有自身的传承与创新^[8]。

通过对国内外“新文科”发展轨迹的探究,再结合教育部对“新文科”战略的部署,可以发现“新文科”的核心是融合创新。首先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专业的融合。其次是学科的交叉融合。所以,“新文科”的建设必定是既有“文科”内部的交叉,又和其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之间有交叉融合。

(二)对新闻学教育既有研究的梳理

培养目标是新闻学教育的航向标和指南针,是学科培养的起点,培养目标不清晰,定位不准确,新闻教育就会失焦。张昆提到,新闻教育中主要问题的根源就是由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定位不准,思路不清造成的。几乎所有的高校,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都是同一个定位,而这个定位都是来自新闻传播教育的职业型特征,这就导致了培养目标的千篇一律、没有区隔、没有个性、没有特色,以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9]。所以对于新闻学人才培养的探讨首先是关于新闻学培养目标的探讨。

对于新闻学培养目标的设定,学界基本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复合型或融合型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掌握包括计算机技术在内的多种技术,能熟练掌握各种媒体技能;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但是对此也有不同意见。唐海江认为:就前者,所谓的新媒体技能本身就是一个黑洞。互联网的组化创新使得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技法的掌握已经是难以跟上,盲目跟从这种技法已经不太现实。就后者而言,知识的细分本已使知识难以穷尽,而总体化趋势更是意味着多学科、跨学科知识也难以应对。因此,所谓复合型人才,就变成了一个看似新颖却又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10]一方面复杂的互联网技术已让新闻专业学子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受互联网影响,学科边界消融,多学科交叉带来的知识量以几何倍数增长,也让新闻学子不堪重负。这使得我们空有“复合型的期望”,却难有“复合型的人才”。

虽然在总体目标上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培养目标中两个维度的权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这归根结底还是对于新闻学究竟是技能教育还是价值教育的论争^[11];抑或是有的学者把这归为传统的以知识产出和品格养成为目标的“洪堡模式”和工业革命背景下,麻省理工学院式的以“契合工业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之需”的学科构建和“学术资本主义”模式之争^[12]。具体表现为近 20 年来数字技术的跳跃式发展,技术至上论甚嚣尘上,传媒转型的突飞猛进将新闻传播教育系统甩在了身

后^[13]。中国的新闻教育陷入“赞助式控制”，而非“学院式控制”的境地，学界并不能基于自身的职业权威来控制这种生产-消费关系，反而是新闻从业者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业界中心意识，站在“客户就是上帝”的视角批评新闻教育^[14]。业界的批评迫使学界不断向业界靠拢，追逐技术的脚步，扩大职业教育在新闻教育中的权重。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追赶时髦”的改革，可能使自身陷入匆忙应对技术变动的疲惫之中，而技术的快速更新又会使先前的技能培训陷入时过境迁的尴尬^[15]。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满足业界需求、国家需求之外寻求新闻学科自己的“安身之本”和“学科价值”。在高校学者中间，普遍认为新闻教育本质上是价值教育，是人文教育。因为对于一个技能教育而言，不需要中国最好的学府提供四年的课程，人文教育是帮助学生意识到新闻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正常的公共能源^[16]。新闻教育是建立在人文教育的基础上的，要培养学生的情怀、价值观、使命和担当^[17]。反观职业导向带来的新闻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危机，过度重视专才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往往会导致片面重视学生的行业化培养，而忽视了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思维能力的提升^[18]。透过技术的不断变革，去发掘新闻和新闻教育变化表象之下不变的本质，以此为指导才能培养出与时俱进的新闻人。新闻的本质就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且基于人性来报道，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无非就是要使新闻权利和媒体权利回到人，而不是回到机器和数据^[19]。然而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媒介形态愈发多元，媒体的表现方式和话语体系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在价值判断上还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社会整体向前发展^[20]。

诚然，新闻教育也不能忽视职业教育，因为新闻学是一个建立在理论研究和职业教育互动关系之上的学科，对“理想的从业者”的培养始终在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11]。但是，更要看到新媒体环境下的传媒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21]。这是新环境下新闻学教育的范式变革，代表着新闻学不仅仅是培养“理想的从业者”，更要培养“公共传播的参与者”。职业教育当然是新闻教育的一部分，但是不应该把职业教育当成新闻教育的全部。新闻教育不是服务于新闻业界，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22]。所以，在新闻学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视野、大思维，掌握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的基本知识。在重视技术课程的同时更要回归人文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理性的价值判断才是核心^[23]。唯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施拉姆所说的“新闻学院所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20]。

那么，面对复杂的媒体环境，要如何建构课程体系，才能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感，理解复杂性，激发责任感，并培养其“家国情怀”^[24]，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要探讨课程体系，首先要明晰课程的概念。其次，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培养目标的延伸，每一个完整课程体系都是由公共基础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三个部分构成，专业教育又是由若干课程群组成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构成。而新闻学专业课程群主要可以分为史论课程群、业务课程群、技术课程群和实践课程群四大块构成。学者们的探讨也是围绕不同课程群之间的权重配比和课程设置展开的，其分歧和培养目标的分歧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区别。童兵等认为，我们应在不排斥新技术、新课程的前提下，重视新闻基础规律的研究，重视新闻基础课程的教学，重视新闻基本功的训练^[25]。胡百精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注重跨学科、跨界、跨文化的培养体系构建基础上，更要坚持“固本优先”的原则，重视新闻传播核心课程的建设。^[24]王润泽认为，新闻学需要坚定维护学科的主体性和核心功能价值。在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中，史、论、业务是新闻教育的三大核心。^[12]她还提到在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正是我们夯实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研究以及加大它在教学中的比重的一个很好契机。而常江则更强调技术思维，他认为技术训练的欠缺自始至终都不是新闻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比提供技术训练更重要的是提供学生技术思维^[11]。陈昌凤等也认为，本科教育除了要求学生的人文、历史和社会有较为深刻的了解、理解和洞察，还要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与跨媒体叙事能力。^[27]除了对技术课程和理论课程的重视，实践课程

也是新闻学教育的重要一环。陶建杰表示,新闻教育要回归“手艺”训练,要适当降低理论课的比重,强化实践教学,手把手训练学生的业务能力^[28]。

(三)问题的提出

只有对现有课程体系中存在问题的了解越全面,才能对新闻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理解越深透。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原主任李良荣认为,长期影响新闻学课程建设且不可逆转的因素有四个:大学教育从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走向大众教育;新闻传播学在市场上人才供过于求;各个行业对于人才需求急功近利;传媒业快速走向融合。^[29]新闻学课程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老旧的课程体系与数字化的新闻行业现实脱节,这也是迫使新闻学课程改革的核心动因。所以,不论是谈及新闻人才的培养,还是课程体系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一动因展开。如何设立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培养出与现代新闻行业需求相适应的人才,这一问题困扰了新闻学界多年。如何打破“复合型人才培养悖论”?如何培养出兼具人文基础和技术能力的新闻人才?如何设置课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在有限的学分空间中科学地分配各个课程群的比重,形成一套既以史为鉴又与时俱进,既培养批判思维又训练技术思维,既注重专业属性又注重公共属性,既不失新闻自我又实现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这些问题都是学界研究的方向,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呈现

(一)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人才培养方案既是教学环节组织实施和评价的依据,还是重塑教学的前提^[30]。作为培养方案的核心,培养目标是一个首要回答的问题:在新文科背景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根据《卓越新闻人才计划2.0》的要求,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体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这给我国新闻学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2020年11月教育部吴岩司长再次强调新文科的建设既要传承传统,又要融合创新,守正创新才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由之路。根据国家的指导,结合众多学者对于新闻学人才培养的论证,对新闻学的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解构,可以分为:专业知识基础,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技术、业务与科研能力,思想政治与法理规范四个维度。专业知识基础由与新闻学相关的理论体系与知识建构而成;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是指通过学习专业以外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经济、管理、数学等多方面知识而逐渐形成的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技术、业务与科研能力是指信息时代作为新闻人必须掌握的数字技术、新闻采编技术、科学研究能力;思想政治与法理规范是指新闻人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必须坚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遵循的法律法规和职业操守。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专业核心课程,对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按照如下原则进行筛选和剔除:其一,剔除国家规定必修的“大学英语”“体育”“军训”等通识类课程。其二,剔除“工作坊”“实验课”“毕业论文”等实践创作类课程。其三,剔除“专业实习”等实习课程。其四,保留“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等思想政治类课程,并归入“国情与政治素养”一类。其五,因学分与学时密切相关,故课程所占比重由学分加总决定。以此为基础,以上述课程分类为框架对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进行分类、计算和编码。

本研究以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为依据,诚然,它还不能体现课程的全貌,但是课程设计都有其规范性,从其名称也能大概看出其课程讲述内容的指向与重点。当然,也确实存在着课程名称久未改变,但是老师的授课内容早已“面目全非”甚至“脱胎换骨”的情况,这是另一个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本研究仅就培养方案中的核心课程进行讨论,不对具体的课程内容展开分析。

2. 具体编码维度及示例

内容见表1。

表1 新闻学课程编码示例

一级维度	解释及说明	二级维度	对应课程示例
专业知识基础	由与新闻学相关的理论体系与知识建构而成	学科历史	中外新闻史;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外新闻传播事业史;媒介史;地方新闻史
		基础理论	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新闻事业概论;新媒体概论
		媒介研究	媒介文化;媒介批评;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介人类学;媒介素养研究;媒介社会学
		公共关系与舆论	公共关系实务;公共传播;危机传播与风险沟通;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
		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前沿	融合新闻学;媒介融合;数据新闻;新闻可视化;环境传播
		广告学相关	广告创意与策划;整合营销传播;广告文案写作;策略传播实务;广告效果评估
		广播电视学相关	广播节目编辑与制作;影视语言;广播电视新闻分析;广播电视专题研究
人文与科学素养	指通过学习专业以外的文化;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经济;管理等多方面知识而逐渐形成的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	文史基础	中国文学赏析;大学语文;汉语与修辞;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文化艺术	美学基础;美学与中外艺术;西方文化概要;中国文化概要;民间文化传播;艺术与人生
		数理统计	高等数学;文科数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类通选;社会统计与数据分析;SPSS 统计分析与应用;统计软件与数据分析;统计学
		社会认识与心理学	传播心理学;新闻心理学;新闻传播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网络社会学;新闻社会学;网络与社会心理学
		科学素养	人类起源与社会进化;人类与核科技发展;化学发现与创造思维;现代通信系统与网络;物联网导;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大学物理
		经管思维	国际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发展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管理学
		国际视野与跨文化	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学;环境与国际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媒体与国际关系;中西新闻比较
技术与科研能力	指信息时代作为新闻人必须掌握的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新闻采编,媒体运营;科学研究的能力	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	大学计算机基础;文科计算机基础;Python 应用基础;大数据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新媒体采编运营	视频采编制作;视频编辑;新媒体运营;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实务;新媒体广告投放和运营;新媒体新闻报道;移动新媒体实务
		新闻业务基础	专业新闻与深度报道;新闻综合实务;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新闻评论;新闻发言人;新闻采访;新闻采编实务;新闻编辑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质化研究方法;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学术思维与训练;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续表

一级维度	解释及说明	二级维度	对应课程示例
思想政治与法理规范	指新闻人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必须坚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遵循的法律法规和职业操守	国情与政治素养	新闻与中国当代改革;新闻与政治;新闻与传播体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法理规范	著作权法;中华法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闻侵权专题;新闻伦理与法规;新闻伦理学;新闻法规政策与职业道德

3. 院校样本选择

在样本学校的选择上,笔者根据前四次学科评估情况,考虑地域分布情况(除港澳台地区外,各省份均有兼顾)和院校性质(综合性大学、理工科院校、师范院校、少数民族院校、财经政法院校等)的多样性,选取 55 所开设有新闻学专业的本科院校展开调研,除西藏自治区外所有省份均有代表样本(西藏民族大学的办学地在陕西省咸阳市),其中清华大学因停招新闻传播学本科生,故不纳入本次调研。具体高校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55 所开设有新闻学专业的本科院校分布情况

地理分布	分布高校
东北	辽宁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
华北	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
华东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万里学院、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
华中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南昌大学
华南	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
西北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兰州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
西南	四川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大学、西藏民族大学

(二) 数据呈现

通过对 55 所高校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高校对于新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上较为一致,均定位于通专结合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与我国新文科建设的要求相符。但是在具体的培养要求上,不同学校存在各自的侧重。

在调研的 55 所高校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所学校在本科生入学时都是采取新闻传播学大类培养,其中南京大学是放在人文艺术传播类下进行大类培养,由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系、新闻传播学院和海外教育学院共同组成。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大类培养的宽基础上,更加突出新闻学与具体学科的结合,培养具有更强专业素养的新闻人才。复旦大学采用“2+2”的培养模式,将四年制培养进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方向的系统培养,第二阶段再按照新闻学的培养方案进行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则是采取与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培养的模式。

关于课程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所调研的院校都比较重视专业知识基础和技术与科研能力,两项分别占32.96%和26.64%。在二级维度中占比前五的依次是:新闻业务基础、国情与政治素养、基础理论、文史基础、广播电视相关课程。当然不同院校因为师资力量和院校背景,其课程设置的比重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安徽大学和湖南大学非常重视技能与科研能力的培养,占比都达到了40%以上,也有较多学校技能与科研能力占比在20%以下。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较为重视人文与科学素养,占比都达到了30%。广西大学对专业知识基础非常重视,占比达到了50%。

表3 新闻学课程概况

课程维度	占比(%)	二级维度	占比(%)
专业知识基础	32.96	基础理论	10.40
		学科历史	3.502
		媒介研究	4.488
		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前沿	3.226
		广播电视相关课程	5.663
		公共关系与舆论	3.024
		广告学相关课程	2.663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	21.11	文史基础	8.307
		社会认识与心理学	2.259
		经管思维	2.32
		文化艺术	3.171
		国际视野与跨文化	2.222
		数理统计	1.928
		科学素养	0.906
技术与科研能力	26.64	新闻业务基础	15.124
		研究方法 with 论文写作	2.669
		新媒体采编运营	4.114
		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	4.729
思想政治与法理规范	15.75	国情与政治素养	10.954
		法理规范	4.793
其他	3.54	其他	3.538

三、研究发现

经过对55所高校新闻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的内容分析,发现以下特点:

(一)基础理论和学科历史仍是专业基础的重中之重

基础理论课主要由新闻学、传播学等概论课组成,学科历史课主要由中外新闻史或新闻传播史组成。基础概论和历史课程为学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塑造了基本的认识框架^[31],对学生从整体上认识新闻学,提升理论素养,从历史的角度了解新闻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统计结果上看,基础理论和学科历史课程在所有课程中分别占比10.4%和3.502%(如图1所示),同样也在专业知识基础模块占据了较大比重,总体上看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具体到各个学校,还是存在不合理

之处。有的学校必修课中新闻史就占据了7个学分,部分学校概论课拼贴化严重,广播电视、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广告学、出版学等课程的概论课直接堆砌在一起,设为全院所有专业必修课程,大大挤压了各自专业的学分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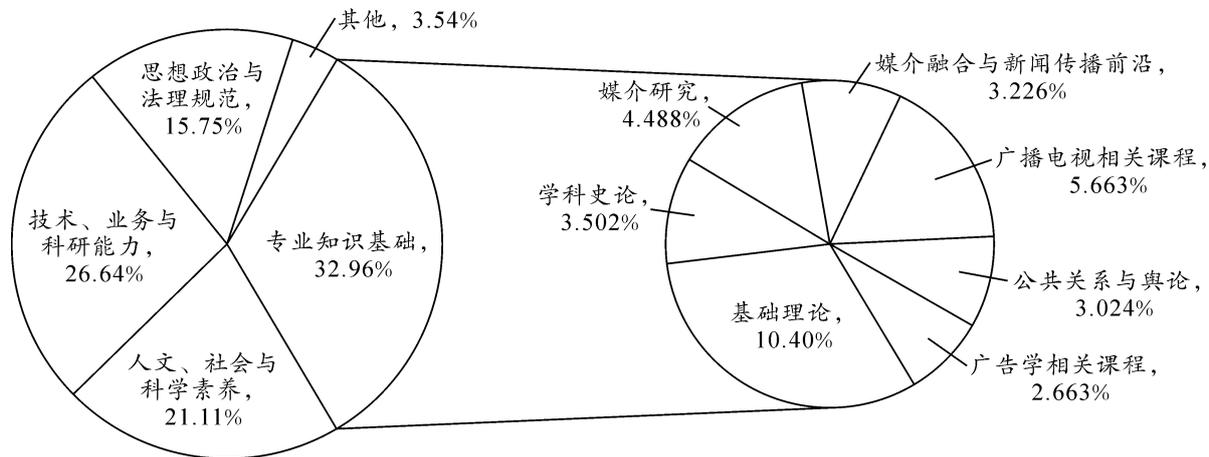


图1 专业知识基础中各类课程分布情况

（二）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前沿研究是学生了解业界学界动态的重要途径

新闻学作为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必须与业界接轨,紧跟时代发展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融合和新闻传播前沿类课程是培养学生的前沿洞察力,帮助学生了解学界、业界的最新动态的重要途径。根据图1所示,前沿类课程在所有课程中占比3.226%,虽然总体占比不高,但是几乎所有院校都开设有此类课程,多以讲座的形式,聘请学界和业界知名人士授课。还有部分院校更具体开设有媒介融合、数据新闻等课程帮助学生了解新闻学前沿内容。

（三）必修课程中存在较多非新闻学核心课程

根据统计情况,部分院校的新闻学必修课中出现了较多的如金融学、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等与新闻学核心课程关联度较低的课程,这说明部分学校的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还不够清晰,新闻学需要的核心知识、核心技能、核心素养还不明确,也可能存在“因人设课”“堆积充数”的情况。新闻学的必修课应由新闻学的核心专业课程或与交叉方向相关度极高的核心课程组成,部分课程可以放入选修课中,根据不同的方向进行选配。

（四）文史基础与文化艺术作为文科培养基础,是提升文化底蕴的主要途径

文史基础与文化艺术主要由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共同构成,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艺术审美、批判思维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在素养类课程中占据了绝对份额,如图2所示。人大新闻学院一直坚持认为:新闻传播教育是价值观的培育。价值观是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和好坏的标准,它能塑造一个人的理念和信念^[23]。从统计数据来看,文史基础和文化艺术在所有课程中共占11.478%,还是比较可观,但是具体到单个院校,分布差异就比较明显,部分院校此类课程占比只有1%~5%。

（五）全面理性的社会认识与开阔的国际视野是新文科人才必备素养

在新文科背景的要求下,新闻学培养的更多是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公共传播人才,一定要对社会发展规律,对国情社情和国际形势有清晰的认识,唯有这样才能创新中国表达、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捕获人心,赢得认同。但是根据统计情况,社会认识与心理学、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两类课程仅占比2.259%和2.222%,有5所学校这两类课程均未开设,部分学校仅开设了其中一类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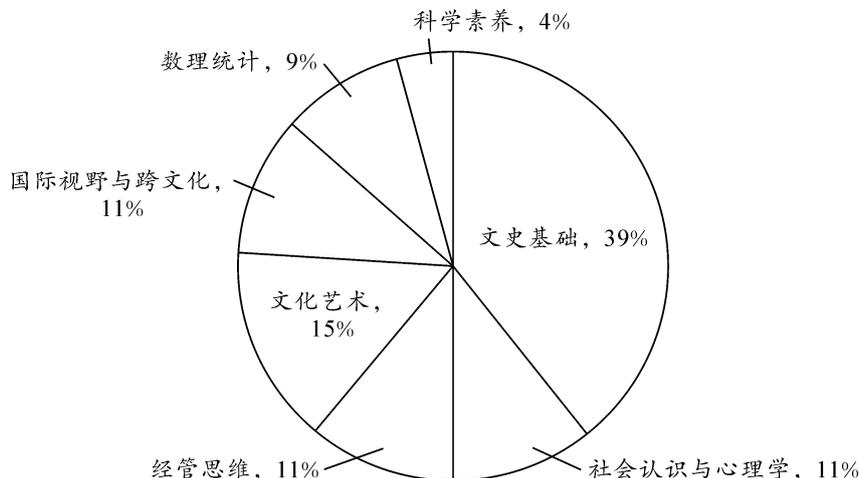


图2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类各课程分布情况

(六) 科学素养课程占比小,数理统计课程较多学校未开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数据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培养科研型学者,还是应用型人才,基础的数据分析统计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素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通过梳理调研高校的培养方案发现,有23所高校未开设数理统计类课程,剔除统计学类课程,仅有12所高校开设有大学数学,可见新闻学课程体系中数理统计的训练,还是有所欠缺。这与新文科的建设思路也是相悖的,新文科要求新闻学要在大学科视角下进行内外部的交叉融合,而不是仅仅重视纯文科的培养。

(七) 传统业务课程占比较大,新媒体业务课程占比较小

传统业务课程采写编评摄一直是新闻学课程的主体部分,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通过梳理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分布情况,发现传统的采写编评摄课程学分所占比重高达15.124%,相比新媒体采编运营课程仅占4.114%,两者差距过于悬殊,这一差距在相关课程分布情况(图3)中更为明显,传统新闻业务基础课程在能力类课程中占比过半,严重压缩了新媒体采编和数字技术课程的学分空间。同时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务课程由两者共同组成,培养优秀的新闻应用人才,传统业务技能和新媒体采编运营技术缺一不可,如何优化二者的权重配比,使之更为适应新时代的媒体格局和传播环境,是新闻学培养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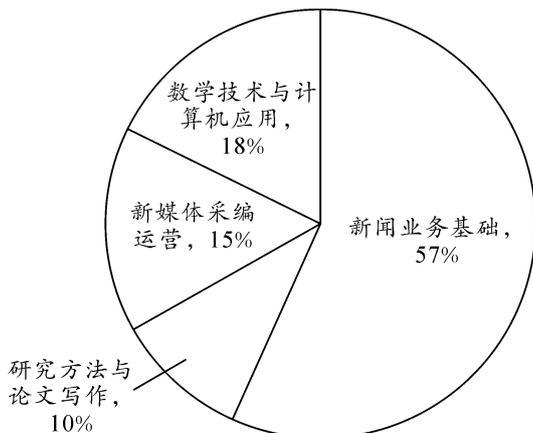


图3 技术、业务与科研能力类各课程分布情况

(八) 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课程和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课程占比较小

在新闻学课程体系中出现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类课程,说明部分学校已经开始重视推动新闻学在教学层面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是对新文科建设指导意见的回应和落实。但是从整体课程占比上来看,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类课程所占比重还不太理想,从图3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和计算机应用类课程仍然占比较小,说明大多高校重视程度还不够,甚至有3所高校还未开设此类课程,23所高校此类课程的占比都在4%以下。剔除大学计算机基础、办公软件应用、多媒体技术、图形编辑设计等课程,开设有程序设计、数据挖掘处理、计算思维等对学生数字思维培养有重要意义课程的院校就不足一半了。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55所院校新闻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的内容分析,笔者对新闻学培养方案之后的修订提出以下建议:

(一) 裁撤冗余课程,释放学分空间,引入交叉学科课程,打破“复合型”悖论

交叉学科的跨界融合是以新闻学为中心,为新闻学赋能的融合,是张弛有度的融合,而不是形式上的拼凑和培养方案的嫁接,如此才能打破“复合型人才”的悖论。根据统计显示,在总课程中有3.54%的课程与新闻学关联度较低,其中有3所院校关联度较低的课程占比超过7%。这类课程大多为学院其他专业的必修或选修课中嫁接而来的课程,类似的情况还有从广告学和广播电视学嫁接而来相关课程,拼接在新闻学的课程体系中,分别占比2.663%和5.663%。当然,这不是否定同一学科内部的课程相互融合,而是课程的融合应是有规划、有方向的融合,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融合,以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为基础的融合,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融合,而不是为了融合而融合,为了方便而融合,为了凑足学分而融合。如此才能避免落入空有“复合型的期望”,难有“复合型人才”的陷阱之中。除了学科内部课程的拼接外,对于外部交叉学科的课程,更是存在简单的拿来主义倾向。尤其像高等数学、微积分等数理统计类课程和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类课程对于文科生来讲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也不必要求其达到与理工科学生同样的高度,这就需要新闻传播院校在引进课程时必须根据新闻学自身的情况进行一定的改造,既达到提升学生数理素养的目的,又不至于占用学生过多的精力,导致喧宾夺主。

融合也要有度,盲目融合只会使得学生徒有复合型人才“表皮”,而无复合型人才“内核”。实现交叉学科的跨界融合要注意三点:首要在保证新闻学主干课程的基础上,对边缘课程、重复性课程以及必修课中的非主干中相关度较低、内容重复的课程进行裁撤重组,释放更多的学分空间给交叉学科,为真正的跨学科、跨界培养提供可能。其次,处在“十字路口”的新闻学在传播主体日渐多元化的今天,正可以发挥其融合特性,引入交叉学科课程,一切以新闻学的切实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避免盲目引入热门课程,也要避免“生搬硬套”,不考虑新闻学科和新闻学生的实际情况,跟风跨界。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引入的课程不能拿来即用,要以新闻行业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对需要引入的交叉学科课程进行改造,诸如高等数学、统计学、程序语言设计等课程,对于新闻学专业学生的要求肯定和理工科的学生要求有所不同,课程学习的目标和内容也应该是具有差异的,要根据新闻学专业的需求量身定制,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二) 发挥融合特性,打破学科壁垒,理论结合实践,避免内容脱节

跨界融合是实现新闻学转型,构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学课程体系的必由之路。从调研高校的新闻学培养方案课程数据看,专业知识基础占32.96%,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占21.11%,技术、业务与科研能力占26.64%,专业知识基础占据核心地位的同时,相当多的高校已经意识到了跨学科融合的重要性。但是数理统计、科学素养、新媒体采编运营、数字技术与计算机应用这类帮助学生适应信息

网络技术的课程占比仍然较小,距离新文科建设提出的“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还有一定的距离。胡百精认为:大学现代化已经进入以知识集群、网络融合、创新驱动为主题的“模式3.0时代”,这一标签已经打在了新闻学身上,按照模式3.0的逻辑,新闻学必须重构学科间关系,构建更为敞开的学科主体性^[26]。在2.0时代新闻学面临的“无学论”危机,在3.0时代反而从不清晰的学科边界中获取了更强大的融合动力。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是与新闻学发展密切相关的计算机科学,新闻学都可以在与其融合之中获取力量,共创价值。但是,融合的前提是跟上时代的步伐,让新闻学也能站在数字时代的前沿同其他学科对话,这要求新闻学的核心课程,首先是学科历史、概论课程,必须要与时俱进。目前的新闻历史课程普遍存在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在新闻传播史教学中,历史的终点大多不是刚刚过去的昨天,而是更加久远的过去,如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多都只讲到1949年或改革开放前,距今天仍有相当长的距离,把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32]。同样,新闻学概论课程也存在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今天很多新闻学院讲授的新闻学理论还停留在20世纪,甚至19世纪,与今天的数字技术、数据新闻等相距甚远,学生听了更是索然无味。如果理论性课程脱离当下的业界实践,解释不了今天的新闻传播现象,自然难以帮助学生认识新闻传播规律^[33]。所以,首先是历史课程的现代化,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勾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然后用更为开放的心态吸纳与新闻学发展密切相关学科的课程,从中汲取支撑新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养料,才能使现代新闻学课程体系日渐完善。如基于新媒介技术与社会层面的变革,非遗形成了更为前卫的内容生产潮流与模式。^[34]

(三) 适应全新媒介环境,变革教育范式,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均需与时俱进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业务课程中:传统业务课程占比15.124%,新媒体业务课程占比4.114%,两者相差甚大。究其原因还是对于人才培养的定位不清,尚未认识到从“机构传播”到“公共传播”这一媒介格局变动带来的教育范式变化,曾经支撑起整个新闻传播学科的传统媒体行业正在逐渐衰落,以互联网传播为依托的各类平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为此必须跳出旧的思维定式,转而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需要从三个方面做起:

其一,重视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结合新媒体采编运营课程,对传统业务课程进行重组、改造,重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两类课程有较多重合之处,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讲新闻业务课程不可能抛开互联网,而扎实的新闻业务功底和新媒体采编技能都是业界急需的,所以需要两类课程进行重组。要想实现对传统业务课程的改造与重组,先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学分分布调整,在业务课程中融入新媒体采编课程,需要对学分空间进行再分配,不论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是选择适当压缩传统业务课程的学分空间,增加新媒体业务课程的分量,还是直接借鉴媒体融合的思路,使传统业务课程与新媒体业务课程相互弥补,合二为一,都要避免“新瓶装旧酒”,两类课程讲同样内容。其次要促使教师观念与知识的更新,只有教师对数字传播环境下新闻业务的变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教好新时代的新闻业务课,所以必须加强教师与业界的交流,促使教师对业界最主流的业务流程和技能有充分的认识 and 理性的思考。最后是课程内容的更新,数字技术推动新闻行业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业界对于人才能力和素养的需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对任课教师进行课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教师必须不断更新,保持内容常新。

其二,重视对新闻前沿动态的了解与学习。要拓宽新闻学子认识学界前沿、了解业界动态的途径,通过媒介融合、数据新闻、计算新闻学等新闻学课程(讲座)是现在最主要的方式,但是在所有课程中占比仅为3.226%,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多的方式和渠道。

其三,重视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格局培养。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需要更多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可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学子,但根据现有的培养方案显示,还有13所高校并未开设此类课程,作为提升学生眼界认知的重要课程之一,还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 [1] 张志安,孙玮. 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人才培养. 新闻与写作, 2019, 1: 10-15.
- [2]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号(2021-03-05).
- [3] 曲卫国,陈流芳.“新文科”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教学改革. 当代外语研究, 2020, 1: 14-25.
- [4] N. Hiscock. *The Wise Master Builder: Platonic Geometry in Plans of Medieval Abbeys and Cathedrals*, Ashgate, Farnham/Burlington, VT. 2000: 139.
- [5] Leon Conrad. *Integr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n the Horizon*, 2014(1).
- [6] Megaw. *A Proposal for a New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AUP Bulletin*, 1961, 47(4): 330-338.
- [7] Varlotta. *Designing a model for the new liberal arts*, 2018. [2021-07-05] <https://www.aacu.org/liberaleducation/2018/fall/varlotta>.
- [8] 强月新,孔钰钦. 新文科视野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中国编辑, 2020, 10: 58-64.
- [9] 张昆. 一流大学传媒教育定位的困惑与思考. 新闻记者, 2016, 2: 54-59.
- [10] 唐海江. 互联网革命与新闻传播学科重构之反思——一种技术自主性的观点. 社会科学战线, 2016, 7: 143-149.
- [11] 常江. 欧美新闻教育模式革新及其在数字新闻学体系中的角色. 新闻大学, 2020, 9: 95-106+122-123.
- [12] 王润泽. 新闻学面临的挑战与新闻教育变革. 中国出版, 2020, 14: 10-14.
- [13] 张昆. 新闻传播教育的支点错位. 新闻记者, 2017, 6: 79-84.
- [14] 曹林,张红光. 面向共同体:超越业界中心主义的三个迷思. 当代传播, 2020, 3: 32-35+41.
- [15] 何志武,董红兵. 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逻辑.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 5: 37-45.
- [16] 杜骏飞,胡泳,潘忠党等. 清华“教改”与新闻学院的未来. 新闻大学, 2020, 7: 33-50+122-123.
- [17] 陈昌凤. 21 世纪的新闻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新闻大学, 2020, 9: 10-21+119.
- [18] 强月新.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 3: 30-37.
- [19] 杜骏飞. 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 国际新闻界, 2018, 2: 22-29.
- [20] 王润泽,陈颖川. 媒体转型时期新闻学教育更应夯实文史哲基础. 教育传媒研究, 2017, 3: 12-16.
- [21] 张志安.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 77-84+131.
- [22] 曹林,张红光. 面向共同体:超越业界中心主义的三个迷思. 当代传播, 2020, 3: 32-35+41.
- [23] 倪宁,谢天武. 从两重到双跨:论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三种关系. 中国大学教学, 2013, 4: 34-36.
- [24] 张志安. 立足新闻传播,面向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考. 青年记者, 2015, 34: 62-63.
- [25] 童兵,黄奇萃. 中国新闻教育创新的压力和动力. 中国记者, 2010, 9: 25-27.
- [26] 胡百精. 大学现代化、生态型学科体系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 2: 132-139.
- [27] 陈昌凤,王宇琦. 创新与坚守:美国经验与新环境下国内新闻教育路径探索. 国际新闻界, 2015, 7: 26-35.
- [28] 陶建杰. “聚焦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与设计. 青年记者, 2019, 10: 61-63.
- [29] 李良荣. 长期影响新闻教育课程建设的四个方面力量//李希光. 新闻教育未来之路.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3-5.
- [30] 袁靖宇.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若干问题.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2: 6-9.
- [31] 陶建杰,林晶珂. 技能、知识与素养:中国新闻传播本科人才的培养现状与现实回应. 新闻与写作, 2020, 7: 5-14.
- [32] 张昆,陈薇. 关于新闻传播课程群教学改革的思考. 中国大学教学, 2020, 9: 32-37.
- [33] 宋秋前. 行动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性中介. 教育研究, 2000, 7: 42-46.
- [34] 白志如,苏士梅. 新媒体语境下民族非遗的品牌叙事与传播取向.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 131.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of the Core Curriculum of Journal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the Under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of 55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ou Maojun, Guo B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the media industry promotes the reform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the "Excellent Journalists Program 2.0" provide further guidance and policy support for its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reform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the specific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the training programs of 55 journalis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various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proportions from specific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system is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to some extent, and is incompatible with society and talents. The demand for journalism is out of touch. Some non-news core courses and repetitive old courses occupy the credit space, which restricts the reform of journalism courses. Based on th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reform of journalism should be to release the credit spa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egration of journalism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and finally keep the course content in line with the latest social frontiers. That is the way to cultivate qualified journalists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收稿日期:2021-04-22

■作者单位:周茂君,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郭 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金波